

# 结构赋予与个体分化： 校企联合模式下职校生的身份认同<sup>\*</sup>

丁百仁 成 萍 王毅杰

摘要: 身份认同是个体在情境中形成的身份认定与情感归属。相比单一的学校教育模式, 职业教育的校企联合模式具有情境二重性(即学校和企业情境), 且该情境下的学生身份认同缺乏关注。基于对南京市育人中专营销类专业一个班级的调查发现, 学校与企业双主体通过各种策略打造了“狭义职业人/企业人”合一的结构性身份, 其中学校以“三教育”方式训导, 企业以“范畴化”过程渗透。但校企实践从知识对接、企业劳作和他者比较三方面解构, 职校生对被赋予的结构性身份形成困惑和异议, 完成学生心态转变的他们结合家庭和个性背景, 主动寻求多样化的认同取向。由此, 职校生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结构互动的产物, 呈现“既在结构之内, 又在结构之外”的复杂状态。

关键词: 校企联合模式 职校生 情境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个体关于自我的确认过程与结果, 它在定义“我(们)是或不是谁”的同时, 也预示“我(们)做或不做什么”, 即身份认同与行动选择存在紧密联系, 在不同认同状态下, 个体可能会有不同的行动取向(史秋霞、王毅杰, 2009: 56)。20世纪60年代, 情境(situation)被引入身份认同研究, 情境不仅构成个体认同形成的背景框架, 更是个体认同建构的互动对象。斯通(Gregory P. Stone)指出, 身份认同是个体在情境中获得的一种意义, 它伴随情境不断变化; 而情境本身是由个体对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参与和成员身份的认知形塑的, 它将认同与结构联系起来(Stone, 1954: 36-45)。此后, 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几乎都基于情境的探讨, 深入考察了不同情境中的自我。比如, 戈夫曼在其名著《污名: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中探讨了社会群体在受损情境下如何呈现被污名化的自我(戈夫曼, 2009); 国内学者也结合学校、居住地、公共场所等生活情境, 探讨了流动儿童如何在其中实现身份认同的建构(史秋霞、王毅杰, 2010: 135-144)。

作为身份认同研究的重要组成, 学生身份认同分析自然也离不开特定情境。然而, 目前国内学术界大多集中于单一的学校(包括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教育情境, 揭示该情境下学校教育(生活)与学生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认为学校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会通过比较正规、系统和严格的培养, 引导他们对某种知识、技能与价值的遵从, 从而帮助其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意识。这恰似一些学者所强调的, 学生身份认同主要发生在学校并依赖于学校, 是在学校中基于学校情境的自我建构, 因而更需要从学校角度去思考(张军凤, 2012: 43-46)。比如, 从单一的普通学校教育情境来看, 有研究以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例指出, 学校是农民工子弟“内卷化”身份建构的重要空间, 包括封闭学校边界、空洞教育知识和同质化学生生活在内的学校教育是其“内卷化”身份建构的促成方式(高水红, 2008: 11-15); 从单一的职业学校教育情境来看, 有研究以一所中职学校为例指出, 包括校园文化在内的学校生活对中职生身份认同危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卓琳, 2014: 49-54)。

与单一的学校教育情境相比, 职业教育的校企联合模式具有情境二重性, 即学校和企业的复合

<sup>\*</sup> 本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实践及干预机制研究”(17ASH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情境。所谓职业教育的校企联合模式指在职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行校企联合,共同培养人才,企业不但参与制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内容,而且参与实施培养任务(黄亚妮,2006:69)。校企联合模式采取双方有效结合的管理办法,学校和企业均为职校生培养的根据地和施教方,职校生的学习生活也来回穿梭于学校和企业情境,接受来自二者的共同影响(姚军,2012:57)。这种模式实施已在我国百余所高校推广,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效果,并迅速成为当前职业院校教育的主流模式(陈桂萍,2013:89)。但是,已有研究对该情境下的学生身份认同缺乏关注,而这在我国倡导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今天需要深入研究,因为它是衡量校企联合模式培养质量的指示器。为此,本文聚焦校企联合模式的双重教育情境,并借鉴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从“个体与结构互动”的研究路径出发,探讨该模式下职校生的身份认同。

## 一、身份认同: 结构赋予与自我建构

### (一) 身份认同: 从本质论到建构论

在社会学视野下,身份与角色、地位等术语相联,是成员的社会分工和属性标识,是他们对“我(们)是谁”“我(们)与他人有何不同”“我(们)未来会成为谁”的思考,以从根本上探求个人(群体)与社会的自我特性和生存意义(Tajfel & Turner, 1986)。身份认同是个人(群体)对身份的自我认知、感情归属、未来规划等方面的主观态度(王刘飞、王毅杰,2014:71)。

关于身份认同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解读:原生论和建构论(王毅杰、倪云鸽,2005:49-53)。前者认为,身份是一种稳定不变的“人格状态或心理品质”,身份认同是对这种稳定不变的“自我”的追寻和确认,比如,性别、种族或其他以本质论要素为分类基础的定位,即“发现身份”。后者对这一静态身份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本质主义过度强调原生性,忽视了情境性;身份由主体建构而成,对个人(群体)来说,特性的确定和统一状态并非固有本质,而是通过其社会环境中不断和他身外的经验相遇,并把某些经验选择为自己的东西,是个体的判断,即“创造身份”。赛义德(Edward Said)也表示: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一场牵涉到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赛义德,1999:426-427)。

吉洛伊(Paul Gilroy)进一步指出,建构论下的身份概念表达了“一种在我们对社会世界的主体性的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以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互动的理解方式”(Gilroy, 1997)。在结构赋予之外,行动体及其响应是身份认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并经由实践发挥其施动性。正如泰勒(Charles Taylor)所表述的,“认同由提供框架的承诺和自我确认规定,在这种框架中,我能在各种情景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Taylor, 2001:27)。行动体具有反思性潜能,其实践的结果可能再造结构,也可能对结构进行变革。同时,由于行动体的多样性及行动体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行动体的认同与身份会呈现多重特征,并使身份认同过程复杂化(景晓强、景晓娟,2010)。

当前,学术界对身份认同的理论的讨论总体上由本质论的认同观转向了建构论的认同观。从建构主义出发,将身份认同视为在一定情境中个体与结构互动而发展出来的特殊、多元、动态的身份定位。认同“某一个(群)人是谁”的问题涉及:多元而非单一概念;深嵌于具体事件之中;既非外部的结构赋予,亦非内在的个人意图,而是个体与结构的协商过程(高一虹等,2008)。由此,个人(群体)的身份认同既需要关注情境的结构赋予,更需要审视个体对情境的能动反应。

### (二) 校企联合模式与身份认同

正如建构主义大师康奈尔和哈特曼所言,身份认同“不是植根于稳定不变的天性之中,而是情境的结果,是变化的特定事件、关系与过程的产物”(Cornell & Hartmann, 1998)。就我们关注的职校生,他们从初中进入职校后经历的核心变化事件是校企联合模式,这将对他们的先前身份进行重塑。在该模式下,影响学生身份认同的情境包括学校和企业。其中,学校情境是职校生学习、玩耍

和生活的场所,由教学楼、实验楼、食堂和宿舍等硬件设施和校训、校规、活动等软件环境构成,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及学生是该情境的行动者,致力于职校生的知识、技能、品质等全面发展;企业情境是职校生参观、见习和实习的重要基地,与学校情境迥然不同,着眼于职校生的技术、技能,培育符合企业需求的未来职员。学校和企业情境并非彼此孤立,校企联合模式将二者结合,建构了“互利双赢”的育人环境。

我们以南京育人中专这所职校的校企联合培养班级为案例。该校办学水平位于全省前列,先后获得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省高水平示范中等称号,我们调研的营销类专业是省特色专业。从2006年起,该专业与S企业联合办学,通过共同开发课程,合编教材,探索教学见习,推行“商学结合”能力递进式的模式,目标是为S企业输送专卖店店长。迄今,企业捐赠实训设备价值80多万元,生均实验实训经费达5063元,并有181人与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其中60多人成为该企业分布在全国重点城市的门店店长,3人竞聘上全国区域经理岗位。

2013年9月以来,我们以实习班主任、随班跟读的方式进入该专业的12级1班调研。由于课题组之前在该班级已有一年的调研经历,班级学生都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来意,皆以“哥哥(或姐姐)”而非“老师”来称呼。这有利于接近学生,参与他们的课内外生活,对他们进行观察和访谈,了解他们最自然的生活状态和想法。此外,我们还对老师、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了解校企合作的具体实施情况。

## 二、学校、“三教育”与职业人塑造

与普通教育不同,职校教育虽然强调文化知识的学习,但更以就业技能的掌握为主,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王刘飞、葛茹,2016:122)。我们所调研的育人中专营销类专业就是培养能够从事销售服务、商品管理、市场情报信息管理等工作的综合性人才,同时,由于该专业采取了校企联合模式,表现为学校与S企业合作办学,即S企业不仅提供资金与设备,还充分参与到职校生的整个培养计划(包括从招生、教学到就业计划的制定和管理过程)中,促使该专业培养融入了S企业元素,更具方向性。

育人中专该专业的联合培养办法是“商学结合”“教学见习”:三年制的中职生在前两年以学校培养为主,除了学校学习之外,每学期还有为期两周的S企业见习;第三年以企业培养为主,分配到S企业进行为期一年的专业实习。作为联合培养主体的学校主要是在学校情境内通过不同教育方式引导,使学生认同学校传授和呈现的东西,采取的培养策略包括显性教育、隐性教育和实践教学,前两者强调技能知识或素养的外部灌输,而后者侧重技能培训或实践的自我体验。

### (一) 显性教育:体现职业特点的德育课程

显性教育是有明确认知和情感目标的正规教学。在育人中专,体现职业特点的德育课程贯穿于在校生活的始终,引导学生向职业人特别是朝“S企业人”转变。德育课程首先从职业规划课出发,自一年级起就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两门课。我们发现,在这些课堂上,要求学生进行自我审视,分析其在求职过程中的优势和劣势,确定职业目标,然后制作简历。在实行校企联合的该专业,此类课程还将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S企业晋升制结合起来,让学生了解自己未来的岗位要求、职责和晋升渠道。

面对校方的职业规划课,不管是在校生还是毕业生,都肯定它们对自己职业理想选择的重要影响。

像他们中职班是培养店长,我们(高职班)是培养区域经理,那也是我的目标。我报的这个专业就是想做到这一步,最起码我要做到店长职位,在毕业后的一两年内做到店长,五六年内

做到区长,这是非常好的。(2013.12.04,对TT的访谈)

德育课程还包括课堂之外的德育活动。该专业作为校企联合专业,学校每个月都要制定与S企业相关的德育活动,主题内容根据职校生的入学时间、培养目标而不断变化。表1是班级第一学期和第五学期部分德育活动。可以发现,对于刚入学的学生,活动主题在于认识一个全新自我,适应职校生身份;而对于即将走上实习岗位的学生,活动主题在于了解企业的职业要求,为步入职场做准备。

表1 班级第一和第五学期部分德育活动

| 时间   | 主题    | 内容                      |
|------|-------|-------------------------|
| 第一学期 | 新身份   | 1. 班主任答疑                |
|      |       | 2. 老生经验大传递              |
|      |       | 3. 参观S企业                |
| 第一学期 | 新习惯   | 1. 知识竞赛                 |
|      |       | 2. 渗透企业文化               |
|      |       | 3. 班会之“优秀企业人的好习惯”       |
| 第一学期 | 新角色   | 1. 问卷调查之“校园里我有个‘成年人’朋友” |
|      |       | 2. 查找适合招聘岗位,并打5个电话求职    |
|      |       | 3. 班会分享                 |
| 第五学期 | 职场在哪里 | 1. S企业介绍门店安排            |
|      |       | 2. 熟悉人际关系之谁是我店长         |
|      |       | 3. 我的同事们                |
|      |       | 4. 了解目的地文化              |
| 第五学期 | 职场偶像们 | 1. 安排毕业生回校交流            |
|      |       | 2. 制作小报:我的店长            |
| 第五学期 | 身份大转身 | 职场人转身变化准备之责任的变化、称呼的变化等  |

## (二) 隐性教育: 强调职业身份的学校氛围

显性教育通过正式、直接、显性的方法建构学生职业身份,而更多的时候,学校是通过悄无声息的隐性课程进行职业意识灌输(栗治强,2015)。

一方面是弱化“学生”身份。伍宁(Woronov,2014)指出,分数是中国普通教育中衡量学生价值的标尺,而职业教育并非以此为标杆。育人中专素以管理严格享誉南京,号称“高中式”模式,但在调查班级,上课睡觉、讲话,课间抄作业、看小说等现象随处可见。学生认为“理所当然”,老师也习以为常,并未严厉斥责,只是偶尔提醒。究其原因,“在职校,学习不是最重要的”似乎已构成“共同理念”。一次家长会上,班主任谈到“只要分数达到70左右就可以培养其他能力,毕竟职校成绩不是那么重要,我们班两年半就要走出社会,能力培养更为紧切”(2013.12.14,班会记录)。

在这种理念下,老师鼓励学生兼职,甚至可以公开挤占课堂。由于拥有大量空余时间,学生也乐于做兼职。2012年(一年级)起,部分学生就在老师的安排下去学校超市兼职,时间是中午11:00-12:40,会占用上午最后一节课(11:15-12:00)。宽松的学习氛围让“学生”身份淡化,只要考前突击,“学霸”与“学渣”没有明显区别。同时,频繁兼职让学生树立职业意识,开始从学生向职业人转变。

另一方面则强化职业教育,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包括职业观念、要求、梦想等。育人中专特别注重“责任”“梦想”“拼搏”等职业观念,不断向学生灌输一种成功学“不管起点如何(即使是职校生),只要怀揣梦想、努力拼搏,便能获得成功”,并体现在学校各种场所中,比如国旗下讲话、颁奖典礼

礼及大型表演等。以该校 2013 - 2014 第一学期的国旗下讲话为例,19 次中除了开学、期中、期末、校庆等 5 次事务性安排外,其余 14 次涉及理想、责任、拼搏、规则、能力等与职业(或成功)相关主题的就 6 次。

### (三) 实践教育:在职务与活动中强化职业身份

由于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都缺少学生主体的参与互动和切身体验,所调查班级还开展了在职务与活动中强化职业身份的实践教育。

该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连锁店店长或者区域经理,作为 S 企业的中层管理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和技能。这不仅需要学习书本知识,更需要活动参与。然而,职校生因为之前的“学业失败”往往很少有机会担任(班级)管理者”角色,所以学校鼓励学生在在职期间担当各种职位。班主任为每个学生安排了职务,希望通过担任班委来培养学生的管理技能和责任意识。同时,为了靠近职场,班委设置还与 S 企业职务关联在一起。除了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等之外,还设有服装美学代表、纺织服装学代表、销售服务代表等,而且在宣布班委职务时,还给每位学生颁发“聘书”,通过仪式性标识来强调管理者职权。

校级活动参与也是实践教育的组成部分。与初、高中的紧张学习相比,职校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各种正式的技能比赛、文艺庆典以及非正式的班级活动。学校每月都有特定主题教育,并举办相应比赛、活动。比如,一月是创新月,学校会启动创业大赛、文明风采大赛、科技创新大赛、评选创新金点子、金钥匙科技竞赛等,评选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学生;十二月是技能节,学校会举办职业生涯规划讲座、职业素质养成讲座,进行技能竞赛,评选技能标兵。这些活动大多由学生自己组织,锻炼和提升学生的协调能力,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表现力。在这些活动与技能大赛的准备过程中,学生需要反复训练自己的技能,同时也强化了自己的职业身份。

## 三、企业、“范畴化”与“S 企业人”灌输

企业作为重要培养方,同样拥有制定规则和使用资源的权利。与学校主体不同,S 企业的影响范围并不局限于企业情境,还延伸至学校情境,其身份建构策略主要通过“范畴化”的过程开展,即同一个范畴内增强(或夸大)事物之间的相似,同时刺激不同范畴的差异(豪格等 2011)。该专业的招生面试就是“范畴化”过程的开始,面试将学生分为“S 企业人”和“非 S 企业人”,之后的身份标识,诸如颁奖典礼、参观企业、门店实习等校内外活动都与 S 企业紧密相关,且仅限于该专业学生。

### (一) 入校初的筛选和标识

在该专业学生的招生、教学、实习、就业等各个培养环节,S 企业一直在场。入校之前,学校和企业共同对报考学生进行面试选拔,并向合格者发放证书。面试时,企业培训部指派专门老师过来,他们根据职业要求选择那些对专业感兴趣、性格活泼、外表形象好、愿意接受外派的学生进入该专业。面试过程中,企业老师也会向学生介绍专业、企业,从而让学生对其专业和未来职业有所了解。

招生面试是学生第一次与 S 企业接触,也初步筛选出了“S 企业人”。入校后,班服和口号进一步形塑他们独特的身份象征。班服由企业提供,上身是小西服,下身是(男生)西裤或(女生)裙子。相比于统一的运动式校服,这款韩版式班服更受欢迎。每次合唱比赛、运动会、颁奖典礼等重大活动,他们便会穿上班服,与其他专业学生形成鲜明的两道风景。与班服类似,话语也是企业建构、维系和增强营销类专业学生身份意识的重要方式。“好、很好、非常好”是 S 企业门店口号,每天早上员工开例会都喊这个口号,而这也成为班级口号。在长期观察中,我们发现,从一年级开始,无论是在例行晨会,还是在重大活动中,他们都会洪亮地喊出这个口号。

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承载某种意涵,并发挥表述、指代、象征、交流、传达、建构等功能。因此,符号构成了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一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标

记,可以增强群体认同感,强化内聚力(吴玉军 2010)。对该班级来说,班服与口号使他们在入学初期就与校内其他专业学生相区别,成为独树一帜的“S 企业人”。

## (二) 教学时的仿真和同化

通过招生面试和象征符号标识之后,学生还被企业寄希望于熟悉企业环境、认同企业文化、掌握企业技能等,以更好地朝着“S 企业人”方向发展。

在校企联合教学时,S 企业设置了仿真性的企业环境,企业文化印记随处可见,渲染出浓厚的企业氛围。来到该专业所在的教学楼走廊处,就可以看到墙面上悬挂企业介绍、《店长训练宝典之礼仪规范》《店长职责说明》以及该专业优秀毕业生介绍。走进班级,就像置身于企业门店:教室外面印有 S 企业标识,教室后面装扮成 S 企业文化墙,有企业标志、简介和服装照片等。

除了环境布置,课程研发与教学、表彰仪式及榜样塑造等也是企业推动校企文化对接与融合的有力举措。以课程研发与教学为例,该专业课程是由学校与 S 企业共同研发,合作编写教材,专业教学为 4796 课时。其中公共基础课程 1800 课时、专业技能课程 2517 课时、其他类教育活动 479 课时、毕业顶岗实习 420 课时。占总课时 52.5% 的专业技能课程最能体现校企联合特色,主要有服装美学、纺织服装管理、门店信息管理与维护、连锁经营与管理、门店运作规范等。由 S 企业培训部门派专人进行授课,授课内容与企业要求紧密相连。课件是 S 企业的内部授课资料,与培训员工、店长的内容相似,同时考虑到职校生年龄尚小,接受能力较弱,企业还根据不同年级安排教学内容,比如低年级的服装美学、中年级的门店运行规范、高年级的管理技能。

## (三) 实习期的对接和引导

不仅是学校内部的教学活动,迈出校门的企业实习也是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关键。在这里,S 企业往往更能彰显其主体性,更好地将企业元素灌输给该专业学生。

门店实习为学生提供了接触 S 企业的机会,使学生能够通过实践将企业规训与自我体验进行比较。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学校和企业要求,学生每学期都要去门店实习,且实习时间随年级增加而增加。2015 年 5 月 6 日到 15 日,学生进行了第一次实习,其中小门店两人一组,大门店三、四人一组。实习主要任务是熟悉门店业务和工作方式,比如 FAB 话术、销售的六大要素、退换货、整理门店、衣服货码等,具体由店长和师傅安排。实习期间,企业会给每组学生指定师傅,让师傅和店长手把手带领他们熟悉工作流程,而学生除了按部就班地接受培训之外,还要填写实习日志,记录每天的学习和工作内容,师傅与店长也会在上面评价他们每天的实习表现。实习结束后,店长与师傅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一部分学生在此时便能获得企业初级员工的任职资格。

每次实习大同小异。在实习过程中,学生通过亲身观察和体验,了解这个营销类专业,特别是“S 企业人”的服务模式,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进一步认识,能让他们更好地规划或适应未来职业生活,实现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身份转变。正如一位学生所言:

我们在上学期间,就先后下到门店见习,我知道有的学弟学妹会很不愿意去,也会感觉累……后来,真正到门店见习时,我就发现由于之前就在门店见习过,对一些标准、服务的模式都很了解。这样就很快能够融入进店铺。我在进店半个月后就考核合格成为一名转正员工。(2013. 10. 23,优秀毕业生发言)

## 四、双重情境下的身份共享与个体分化

### (一) 身份共享、自我反思与认同困境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在校企联合模式下,职校生的结构性身份同时来自学校和企业双主体

的共同赋予,表现为二者均以“S企业”人才培养要求所进行的标签化的身份生产。先从学校一方来看,职校以服务 and 就业为导向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培养职业人的发展目标,育人中专营销类专业的“三教育”(显性教育、隐性教育和实践教育)策略带有营销类职业人的刻意打造,同时,与S企业的合作办学促使该营销类职业人塑造注入了企业元素。因而,这一学校教育活动引导了学生的狭义职业人——S企业人的身份意识,但不完全局限于此。再从企业一方来看,企业关心的是人才收益问题,与学校的合作办学多是为了培养合适员工,其外部建构表现出单一性和连贯性,即狭义职业人——S企业人。因而,这一企业“范畴化”实践强化了学生的狭义职业人——S企业人的身份意识,且完全局限于此。综合来看,对校企联合模式下的职校生来说,他们共享了“狭义职业人/企业人”合一的结构性身份。

“狭义职业人/企业人”合一的结构性身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他者指定。然而,在此过程中,职校生怎样经历、认识、思考才更为重要,并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带来深刻影响。比如,吉登斯(Giddens,1991)指出,自我认同是“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既保持前后连贯又不断修正的,有关自我生活经历的一系列叙述”,在他看来,根据自身经历所形成的反思性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国内相关研究也指出,身份认同具有很强的自我建构性和个人化特征,有意义的个人经历对形成自我认同起着关键作用(赵明仁,2013:80)。

通过访谈发现,作为能动主体,职校生在“狭义职业人/企业人”的联合培养中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和自主性,分别从教育环境中三种重要的学习实践经历——知识对接、企业劳作和他者比较消解着校企双主体的外部建构。首先,从知识对接来看,为了实现“狭义职业人/企业人”的培养目标,学校一开始就与企业共同研制学习计划,并根据动态变化及时调整,有针对性地向学生传授符合企业需求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然而,进入企业工作情境,一切以赢得顾客为唯一旨趣,时常促使他们将学校灌输的东西暂时“搁置”,比如学校教育学生要坚守诚实守信、实事求是、诚恳待人等特征的职业道德,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骗术”,这让他们对“狭义职业人/企业人”的岗位意义产生怀疑。

我在卖场见习时没有用到多少知识,而是“学会了骗人”,店长却说这是“善意的谎言”。我其实不是很认可她的话,有的衣服穿在身上明明不好看,很显肉,丑死了,你还在旁边不停地讲“这件衣服真好看,穿上去显气质。”感觉好假,顾客也会觉得好假,好像就是为了卖衣服。我觉得做人好难,讲不了真话,我想做真实的自己。(2015.5.18,对BLL的访谈)

其次,从企业运作来看,伴随门店形象升级和新品牌上市,企业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职业店长,而“狭义职业人/企业人”正是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的未来职业店长,其工作职责在于店铺开发、商品管理、信息管理、进存货管理、门店销售管理等。因此,职校生无论是在招生宣传,还是在学校情境,均被置于店长的职业熏陶中。而来到企业工作情境之后,更多的却是打扫卫生、摆放陈列、搬运物品、销售商品等,整天忙碌于企业一线,缺乏中层管理锻炼,与在校生活和理想岗位形成较强的心理落差。

在没有踏入见习场地时,我真的渴望见习,但进去会发现跟想象的不一样,S企业的管理特别严格、事情多、压力大……我觉得还是在学校好,一天站下来都累死了,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脚上都磨出了水泡,交接班那天还被派去仓库,上面好阴暗,感觉几十年没人去,全是灰,一天下来,光吃灰都饱了。而且,当上店长以后事情也特别多。我觉得见习会影响大家去S企业的积极性,以前觉得S企业还好,见习之后都觉得好辛苦,可能不太想留在那边……之前老板跟我们讲的时候感觉前途一片光明,唉!(2015.5.24,对JX的访谈)

再次,从他者比较来看,职校生在学校情境进行“狭义职业人/企业人”身份的知识、技能与素养

建构时,还是“虔诚”的学习者和接受者,也很少与其他职业比较。一旦进入企业工作情境,有过职业体验的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审视其“狭义职业人/企业人”身份,其结果是,无论是相对于企业的内部岗位,还是相对于企业的外部岗位,均有一定程度的不满。

我们实习师傅在企业也做了五、六年,她就宁愿当高级职员也不做店长。为什么?因为工资相差不是很大,也就每月多个五、六百元,但是店长要做的事情很多,干嘛每天那么累,而且当了店长后就很难再往上升了。(2015.6.11,对BLL的访谈)

实习就有许多学生反映补贴比较少,15元/每天,而外面兼职都可能有100元/每天,简直太“廉价”了。不错,S企业待遇不是业界较高的,何况它的补贴相对于现在物价涨得也不是很多,特别是对外地孩子,要吃饭、日用品、手机费、出去玩啊,各种花销,养活自己还存在问题。但是你工作的头三年不能只看钱,要抱着学习心态……(2015.7.1,对Y老师交谈)

身份认同是关于自我塑形的认知和内化,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通常人们对身份的认同取决于被建构身份之于自我的意义,当个体无法通过意义形成认同时就会面临认同困境(文一茗,2017)。本文中职校生共享的“狭义职业人/企业人”结构性身份由学校和S企业共同赋予,但从学生主体来看,他们对该身份的情感复杂:一方面,当初选择该专业是因为它采取了校企联合模式,能够为学生打造“狭义职业人/企业人”合一的结构性身份,容易找到一份指定、对口和满意的工作,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另一方面,随着深度参与,逐渐从校企实践的重要经历——知识对接、企业劳作和他者比较之中认识到不足、距离,甚至是反差,无法形成积极、稳定的价值立场,从而产生了认同困惑。

## (二) 重构的起点: 我们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面临身份认同困境的同时,育人中专的校企联合培养实践还促使该专业职校生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即向校门之外的“社会人/成年人”看齐,并构成他们认同选择和变迁的新起点。

一般来说,普通教育的升学目标是继续将学生引向“学习/学校”,而职业教育的就业目标则是将学生引向“职场/社会”,且校企联合模式会强化这一点。我们发现,该专业的多数学生时常“违背”学校倡导的行为规范,以此表达“自己即将或已经不再是一个学生/未成年人的心理取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叛逆性”仪容仪表和公开谈情说爱。仪容仪表是学校场域中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反映了学校对学生身体的控制,也反映了社会对学生身份的要求。学校素以管理严格著称,包括学生日常穿着,要求他们统一校服,以自然面目示人,学校每年还举行“最美发型大赛”加强对学生的仪容仪表的管理。然而,他们常常徘徊于学校制度边缘,校内随处可见的是,男生剪着较为流行的发型;女生带着低调的耳钉,涂着浅色的指甲油和眼影,将马尾辫歪在一侧,或者带上略显奇怪、非主流的饰品。一旦离开学校,他们更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QQ空间可以看见各种自拍照,或是低胸长裙,或是短裙热裤,或是新发型,或是各种卖萌的表情;同时配上惊人话语,比如“好丑的嘞”“又胖了,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大粗腿”。

如果“叛逆性”仪容仪表是对社会人/成年人范畴的浅层涉入,那么公开谈情说爱则是深入社会人/成年人范畴的重要表现。在该班级,LZX与CWH是一对情侣,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两人总呆在一起。班主任对此也没有进行干涉,“他俩谈恋爱我知道,这在学校很正常,也不是什么坏事,他俩也懂得分寸,你也没看到他们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是吧?”班级同学也没有指责或非议,更多的是旁观或起哄。一次班级讨论会上,LZX说最想去的地方是马尔代夫,轮到CWH的时候,他也表示最想跟心爱的人一起去马尔代夫。于是,其他学生立刻一阵“噢……”的欢呼,班主任也只是笑笑(2013.03.10,观察日志)。

显然,职校生标新立异的言行是与主流学生身份相左的。但我们发现,这些行为能够在育人中专流行开来,并且得到了该专业师生的理解和接受。这表明,在与S企业联合培养的学校情境中,



职校致力于引导职校生完成从学生到社会人/成年人的过渡,对“去学生化”较为宽容;同时也反映出职校生对“去学生化”的自我认可,渴望走进校外世界。二者就此形成共鸣。

### (三) 想象的认同:我们将成为谁

由上,虽然职校生的“去学生化”特征比较明显,但从自我反思和认同困境来看,他们还没有形成全新的身份取向,处于未完成的重构化阶段。正如建构论所强调的,身份是流动的、开放的、可塑的和不断形成的,应当重视其迁移、流离和差异。对职校生来说,身份重构化就是在新起点寻求自己所赋予价值和意义取向的身份,其核心在于从“我们是谁或来自何方”转变为“我们将会成为谁”(Hall & Gay, 1996: 4)。这一转变犹如“朝圣之旅”,他们不仅是在行走,而且是在迎着(承认的)目标行走。因此,连接前后两个过程的是职校生(承认的)认同目标,并指引着未来职业取向。

“狭义职业人/企业人”作为校企联合打造的职业目标,还有赖于职校生的承认。我们发现,一部分职校生在亲历校企实践之后没有陷入自我反思困惑,他们大多是家庭条件一般、个性较为外向活泼且具备体验和忍受艰辛的学生。之所以没有困惑,并能找到未来意义,除了校企同构效应外,更为关键的是以上特征导致他们不会冒进,容易与该职业匹配。因此,该部分职校生大多选择顺从型认同——承认并走向“狭义职业人/企业人”,主动把自己未来发展定位于企业,并将身份认同转化为外在行为。

据调研,一年级时,虽然他们是在老师的要求下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是一种任务式的被动接受。但随年级提高,在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现状后,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有更清晰的定位,也懂得主动阅读相关书籍,与老师进行交流,了解职业领域信息。比如, XL 和 HG 同学。“一天中午午休,我在教室里看见 XL 和 HG 从图书馆借来管理类书籍,便问其为何借这种书?因为他们以前一般借小说、漫画等‘闲书’。XL 告诉我‘我现在正在研究人,我觉得只要把人研究透了,什么事都解决了。像我们管理类的,以后就是跟人打交道,要是知晓别人想要什么,就好办多了’”(2013. 12. 25 观察日志)。不仅如此,他们开始反观自己对企业的价值,主动思考企业的特点、不足与未来方向。比如, BLL 同学。“这周连续上了 6 天的课,在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以后在 S 公司工作吗?我对这个品牌了解多少?我有什么能力让这个品牌不能失去我?一系列的问题让我如此焦虑。这几天我从同学们的演讲话题中了解了一些,也上网查了许多。有很多的顾客认为 S 公司的衣服是很独特,有个性,但对质量方面不是很满意,所以我想到这方面”(2014. 12. 29, 摘自 BLL 周记)。

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职校生在亲历校企实践之后陷入了自我反思困惑,这些职校生主要集中于家庭条件较好或不好、个性独特或不具备体验和忍受艰辛的学生中。他们大多选择抗拒型认同,即不完全认同“狭义职业人/企业人”,并根据家庭和个性背景作出新选择。大体有两种行为取向:一是部分认同,即“广义职业人,而非企业人”,不固守于企业的职业生涯,另谋出路。在这些职校生中,家庭条件不好的是“温和的暂时过渡”。比如, XTT 同学,在被问及以后是否打算去 S 企业工作时,回答说“我跟我爸爸说,先在 S 企业干一段时间,积累经验,等到以后有实力了,自己开店,毕竟像 S 企业门店,是不可能做长期员工的”(2014. 12. 03, 对 XTT 的访谈)。而家庭条件好的则是“偏激地直接退出”。比如, XL 同学,“我真的想呆在学校继续开心安逸地生活,但我不能‘混日子’,何况毕业后从基层做起、替别人打工的培养方向也不是我的职业规划……2014 年父亲与合伙人拆伙获得了两家火锅店,退学后将在自家学习经营火锅店”(2014. 09, XL 的退学告别书)。二是都不认同,即“既非广义职业人,也非企业人”,属于未来职业道路上的迷茫者。比如, HG 同学, HG 老家在马鞍山,父母都是渔民,吃住在渔船上。初一时随父母来南京读书,中考后戏剧性地进入这个班。“我当初什么都不懂,来育人中专之前,连电脑也不会。到初中校宣传时,看到专业名称中有‘管理’两个字,觉得以后出来当个管理者也不错,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聊到未来工作时, HG 同学说感觉自己不适合做销售,可能不会留在 S 公司,因为比较内向,不擅长跟别人搭讪,但也不知道

自己想要做什么、能做什么(2014.12.03,对HG的访谈)。像HG一样,一些职校生在淡化学生身份之后,由于自身性格或家庭资源的原因,没有主动地寻求未来职业,总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 五、结论与讨论

身份认同是情境中的自我,而教育情境是影响个体身份认同的关键,尤其在对教育倍加重视的中国社会。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的,“在这个世界上,教育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有很多,但其中一项十分重要、却又很少被提及的任务就是通过教育建构学生的身份;从建构论的角度来说,教育应该着力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构,而社会身份的核心是学生的专业技能。”(程然,2013)

伴随时代发展,教育情境变得更为复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校教育情境,即学校主体独自承担育人任务、教学活动也集中于学校空间。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在职业教育深化改革与发展的今天,校企联合模式广泛流行于全国各类职业院校。该模式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人才培养任务,并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组织教学和实践培训,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资源。那么,在该模式下,学生的身份认同将呈现何种状态?这一发问将有助于拓展与深化身份认同的“情境”思考。

通过对南京市育人中专某联合班级学生的实地考察,同时借鉴建构论的理论视角,从“个体与结构互动”的研究路径出发,本文探讨了职校生的身份认同。我们认为,职校生身份认同是在建构、解构和重构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形塑的。在校企联合模式下,学校和企业是对职校生进行结构赋予的主体力量,其中,学校主体“三教育”策略以S企业为教学案例塑造学生的职业人身份意识,而企业主体通过“范畴化”过程灌输“S企业人”的单一目标,二者同构了“狭义职业人/企业人”合一的结构性身份。然而,作为能动主体的职校生基于校企实践的重要经历——知识对接、企业劳作和他人比较,对被赋予的结构性身份产生认同困惑。与此同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与校企双方形成共鸣,渴望步入社会人/成年人的校外世界,不断消解学生化的心态,走上多元化的职业取向:既有顺从型认同,又有部分认同、迷茫者等抗拒型认同。由此,当我们从建构论审视时,身份认同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沟通“个体与结构互动”的平衡支点,平衡支点的位置并非静止不动,而是流动、开放和多元的,既受限于结构赋予(期望),也取决于行动者承认。本文关注的职校生在身份重构化进程中的认同分化印证了这一点。

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结构互动的产物,涉及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身份建构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还是不断演化的。因而对身份认同的研究要放在一定的情境中去考察。情境不单是个体身份认同所属于的静态背景,更是个体身份认同所面对的互动对象,其中蕴含了外部建构的结构力量,这对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内学者提出了“情景性身份认同”的概念,形象地揭示了个体身份认同的情境性,即人的身份认同可以多重,且根据情境不同随时变化(韩晓燕、田晓丽,2016:179-182)。当前,在深化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学生教育情境变得动态而多元,而本研究只是基于职业教育中校企联合模式这一特定情境的思考,还有更多复杂情境中的学生身份认同值得关注。

### 参考文献:

- 陈桂萍,2013,《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双主体”模式研究》,《中国成人教育》第11期。  
 程然,2013,《教育应着眼于学生的身份建构》,《教育探索》第1期。  
 高水红,2008,《学校教育与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当代教育科学》第22期。  
 高一虹、李玉霞、边永卫,2008,《从结构观到建构观:语言与认同研究综观》,《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戈夫曼,欧文,2009,《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朱立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韩晓燕、田晓丽,2016,《制度、文化与日常确证——外来移民及其子女的情景性身份认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豪格,迈克尔等,2011,《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亚妮,2006,《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初探》,《教育发展研究》第10期。

- 景晓强、景晓娟 2010,《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比较研究》,《外交评论》第1期。
- 栗治强 2015,《中等职业教育的隐性课程与观念形塑》,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赛义德·爱德华 1999,《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史秋霞、王毅杰 2009,《户籍制度背景下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图景》,《青年研究》第6期。
- 2010,《生活情境中流动儿童的认同建构逻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王刘飞、葛茹 2016,《职业学校与农民工随迁子女阶层再生产》,《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王刘飞、王毅杰 2014,《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调查问卷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王毅杰、倪云鹤 2005,《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现状探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王卓琳 2014,《中职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与应对》,《教育学术月刊》第10期。
- 文一茗 2017,《身份:自我的符号化》,《山东社会科学》第8期。
- 伍宁 2014,《学做服务工:中国都市青年、职业学校和新阶层的形成》,丁百仁、王刘飞译,《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吴玉军 2010,《符号、话语与国家认同》,《学术论坛》第12期。
- 姚军 2012,《高职校企联合办学模式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第Z1期。
- 张军凤 2012,《学生的身份认同》,《中国教育学刊》第8期。
- 赵明仁 2013,《先赋认同、结构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师范生”身份认同探析》,《教育研究》第6期。
- Gilroy P. 1997, "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In Kathryn Woodward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and Open University.
- Cornell, S. & D. Hartmann 1998, *Ethnicity and Race*.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ll, S. & P. D. Gay 1996,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Stone, G. P. 1954, "City Shoppers and Urban Identification: 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ity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1).
- Tajfel, H. & J. C. Turner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Political Psychology* 13(3).
- Taylor, C. 2001,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 丁百仁(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成萍(苏州清云网络有限公司)  
王毅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石金群

in the scale has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year significantl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among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year by year; the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 educational funds and employment quantity in the same year and five years ago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means of each factor in the scale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se social indicators could be the main factors to predict the improvement of mental health level among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improvement of mental health level; comparing with the northwest area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among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from northwest area improves significantly.

**Keywords:**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CL-90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Meta-analysis

###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on Youth'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 *Wu Xinhui & Chen Yunsong( 38)*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Chinese Social Survey 2013"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on youth'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y Heckman's two-stage selection model. The pattern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pattern includes receiving and sending emails ,chatting and making friends ,blog/weibo applications ,and so on. This paper has examined "th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 , "the reinforcement hypothesis" and "no impact hypothesis"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pattern on youth'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different type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youth'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receiving and sending emails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e relationships with leaders and strangers; chatting and making friends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colleagues; the blog/weibo applications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strong ties and weak ties. Each kind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families. They couldn't reinforce or displace the relationship with families. There is weak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online communication , whose influence is less than factors such as occupational type and physical status.

**Keywords:** Online Communication Youth'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trong Ties Weak Ties

### **Structural Endowment and Individual Differentiation: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dentities under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Mode .....** *Ding Bairen ,Cheng Ping & Wang Yijie ( 50)*

**Abstract:** Identities refer to the individuals' status identification and emotional affiliation formed in situation.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mode of school education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mod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the dual situation ( namely the situation of school and the situation of enterprise) . Under such dual situation ,the students' identities lack attention. Based the survey in marketing major in Nanjing Educational Special Secondary School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rough various strategies ,the dual subjects of school and enterprise have created the united structural status of "narrow occupation people/S enterprise people". The school disciplines these students in the way of "three-educations" and the enterprise infiltrates the structural status in the process of "categorization" . However ,the school-enterprise practice is deconstr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knowledge docking , enterprise labor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s. Th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re confused with their endowed structural identity and would like to object it; having achieved the transition of mentality regarding students ,they would like to combine the backgrounds of family and personality and actively seek for the diverse orientations to identity. Hence ,for th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heir identities are the produc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tructure ,which presented the complex state of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tructure".

**Keyword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Mod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Situation Identities